

毕淑敏小说精品集

补天石

毕淑敏◎著

在清朗的晨光中，
他看到女性久违了的头发，
身上涌过一阵莫名的激动。
那轻而蓝的发丝，
像一块丝帕裹住了他的心。
他想起了自己的妈妈、妹妹，
以及一切引起过他好感的女人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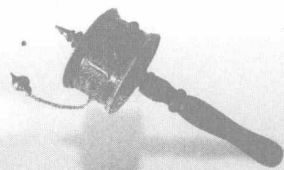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物资出版社



毕淑敏小说精品集

补天石

毕淑敏◎著



中国物资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补天石/毕淑敏著. —北京:中国物资出版社,2009.4

(毕淑敏精品集)

ISBN 978-7-5047-3051-0

I. 补… II. 毕… I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34156 号

策划编辑 于胭梅

责任编辑 邹绍荣

责任印制 方朋远

责任校对 孙会香 梁 凡

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发行

网址:<http://www.clph.cn>

社址: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25号

电话:(010) 68589540 邮政编码:100834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:18.25 彩插:2 字数:277千字

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5047-3051-0/I·0035

印数:0001—8000册

定价:29.90元

(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序一

毕淑敏——作家——医生

王 蒙

1

如果她的署名是阿咪、狂姐、原水爆或者荷兰豆，也许我早就读过她的作品了。

然而她的名字是毕淑敏，这名字普通得如——对不起——任何一个街道妇女。而且她说她从小就是一个好学生，她的数学与语文是同样的好。（总算找到了一个喜欢也学得好数学的同行了，王蒙大悦焉！）她的开始写作源于父亲的建议，而她的戒骄戒躁是由于儿时的母亲的教导。为了写作，她在完成了医学院学业以后又去上广播电视大学的文学系并以“优”的成绩毕业，继而读研究生，获得了硕士学位。（有几个作家老实地这样学过文学？）再说，她同时是或者更加是一个医术精良的内科医生，她对此充满自信与自豪……

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。我本来以为新涌现出来的作家都可能是怀才不遇、牢骚满腹、刺儿头反骨、不敬父母（而且还要审父）、不服师长、不屑学业、嘲笑文凭、突破颠覆、艰深费解、与世难谐、大话爆破、呻吟颤抖，充满了智慧的痛苦、天才的孤独、哲人的憔悴、冲锋队员的血性暴烈或者安定医院住院病人的忧郁兼躁狂的伟人——怪物。

毕淑敏则不是这样。她太正常，太良善，甚至是太听话了。即使做了小说，似乎也没有忘记她的医生的治病救人的宗旨，普度众生的宏愿，苦口婆心的耐性，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。她有一种把对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的集道德、文学、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、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。

而在我们国家，常常是杀人之论火爆易红，救人之论黯然无光；大而无

当之文如日中天，诚实本分之作视若草芥；凶猛抡砍之风时赢喝彩，娓娓动人之章叨陪末座。一句话，乖戾之气冲击文坛久矣，恨比爱强健，斗比和勇敢，骂比分析痛快，绝望比清明时髦，狂妄比谦虚现代，乌眼鸡驱逐掉了百灵与夜莺，厮杀的呐喊遮盖了万籁，而与人为恶的文风正在取代与人为善的旧俗……

所以就更显得毕淑敏的正常、善意、祥和、冷静乃至循规蹈矩的难能可贵。即使她写了像《昆仑殇》这样严峻的、撼人心魄的事件，她仍然保持着对每一个当事人与责任者的善意与公平。善意与冷静，像孪生姐妹一样时刻跟着毕淑敏的笔端。惟其冷静才能公正，惟其公正才能好心，惟其好心世界才有希望，自己才有希望，而不至于使自己使读者使国家使社会陷于万劫不复的恶性循环里。也许她缺少了应有的批评与憎恨，但至少无愧于、其实是远远优于那些缺少应有的爱心与好意的志士。她正视死亡与血污，下笔常常令人战栗，如《紫色人形》，如《预约死亡》，但主旨仍然平实和悦，她是要她的读者更好地活下去、爱下去、工作下去。她宁愿忏悔自己的多疑与戒备太过，歌颂普通劳动者的人性（《翻浆》），而与泛恶论的诅咒与煽动迥异其趣。至于她的散文就更加明澈见底了。

她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医生，好医生，她会成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。昆仑山上当兵的经历，医生的身份与心术，加上自幼大大的良民的自觉，使她成为文学圈内的一个新起的、别有特色的和谐与健康的因子。

而另外的多得多的天才作家的另一面，实在是文学界的病友。我尊敬与同情我的病友，我知道世界上许多伟大的作家都有病，他们太痛苦了，他们因痛苦而益发伟大了。但同时我也赞美与感谢大夫，为了全国人民的身心健康，我祝愿在大夫与病友的比例上不至于出现太大的失调。有病人也有医生，这才是世界，这才有各种写不完的故事。

不知道这是我的幸还是不幸，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被误解与被攻击的原因之一。我既觉得病人之可哀可叹，又觉得医生之可亲可信，特别是当我给一个比我年轻的作家作序写评的时候，我承认每一片树叶的价值。当然，我宁愿多称赞一点祥和与理性，但我也许又发放了太多的苦口的良药，真对不起。

序二

有许多作家有病

王 蒙

有许多作家有病，例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癫痫，契诃夫的肺结核，杜勃洛留波夫的癯病，李贺与子规(日本俳句诗人)的嗜血与夭亡，杰克·伦敦、海明威、川端康成、三岛由纪夫的自杀等。

还有一些作家的疾病没有这样众所周知。他们的疾患更多在精神方面，尽管他们可能是很有成就的作家，但是一读他们的作品，那种偏执，那种自恋自吹、自我膨胀，那种迫害狂，那种抑郁加躁狂的无可控制，那种神经兮兮和白昼见鬼，都令人嗟叹。这里边确实有天才，生老病死的苦痛需要通过这些作家的手生发成花花果果，不能因为疾患就忽视他们的天才。但也不能因天才就不敢正视他们的疾患。

我也希望作家中有真正的医生，而不仅是有过成名前行医的记录。疾患越多，对医生的期待就越大。

咱们这里有一个毕淑敏。解放军的卫生员、医科大学生、内科主任、小说与散文家、心理学硕士、心理咨询专家，从小的好学生、好孩子，不那么另类，而是符合主流价值的有为者。

医学是科学。医术是高科技。医心是天使的心、菩萨的心，济世救危，助弱扶伤，杨枝净水，慈悲为怀。爱心是主干，责任是永久，使命是奉献。小说与散文是人的故事和情感，体贴入微，心界万象，人生经验，苦辣酸甜，再加生花的妙笔，成精成色的语言。

心理咨询是新兴产业，是人的悲哀与软弱的证明。生活越是复杂，社会越是精密，节奏越是紧急，竞争越是激烈，心理的负担就越多，就越需要医生的专业，更需要医生的抚慰、疏浚与理解。

读了毕淑敏著的《爱怕什么》，你觉得这些它都有了。它减轻你的痛苦，虽然时下兴的是绞紧你的肉和心。它开阔你的心胸，虽然时下兴的是鼻子底下与脐下三寸那点事死缠不休。它写得细腻而又晓畅，虽然时下兴的是故作艰深。她拳拳而又眷眷，虽然时下兴的是恶毒与残酷的刺激。它合情合理，虽然时下兴的是大言爆破。它告诉你一加一还是等于二，虽然时下兴的是一加零等于三万八千八。它娓娓动听，虽然时下兴的是对于阅读的颠覆。她竭力教给你活得好一点，快乐一点，善良一点，健康一点，光明一点，虽然高烧、病态、梦呓也是一种吸引眼球的行销策略。

如果我有亲戚朋友，我有孩子，我有孩子的朋友和老师，如果他们都是普通的与正常的人，我都会推荐他或她读这本书。至少，在读一些令人犯病的书之外，也不妨，也应该，也亟须读一点教人健康的文学书。

薰衣草叶

自序

喜欢薰衣草这个词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细细想，也总搞不清究竟被这词语中的哪一部分击中。拆开来看，比如“薰”字，雾霭腾腾的，带着炙烤的青烟和烧蜡的油腻。再如“衣”字，太普通了，棉衣、单衣、衬衣、大衣，琐琐碎碎、婆婆妈妈的。至于“草”，就更平凡到除了绿和小，再无甚可说了。三个其貌不扬的字集在一起，却如山乡小伙子来了个原生态组合，列排站在聚光灯下，无拘无束地引吭高歌，播散出的清新和幽远，力穿你心。

一直没见过真正的薰衣草，只是熟悉它的味道，在各种喷雾剂和香水的飞沫里。终于有一天，在欧洲油画般的山野中，看到了一片绛紫色的云霞在远方浮动。同行的朋友们以为是野花，以为是紫苜蓿，以为是茂密的马兰……突然有一个人恍然大悟道，那是薰衣草啊！

人们大呼小叫要停车，口气之急迫，让不通汉语的外籍司机以为是人受了伤。车停稳之后，大家高一脚低一脚地向紫色的地毯奔扑而去。

走到近处，才看清这美丽的植物，并不是匍匐在地上，而是安然挺立着，株高大约有1米。顶端是玫瑰香葡萄色的穗状花序，花上被覆着星星状的茸毛，粗粗看去，好像是能磨出紫色面粉的小麦穗。每株有10朵左右的密集小花拥挤在一起，仿佛一群胆怯的小姑娘，抬着头低着下颌，你靠

着我我靠着您，手拉手紧密团结成幽蓝色的香柱。茎干呈灰绿色，窄长的叶片细碎而纷披，在干燥的空气中蛰伏着，好像正在憩息的含羞草……微风掠过的时候，薰衣草就活泼地荡漾起来，仿佛紫蓝色的精灵累了，一展腰肢做起柔曼的瑜伽。薰衣草给人的印象内敛而谦逊。

大家的下一个统一动作就是俯下身去扇动鼻翼，抽吸薰衣草的迷人香气。大失所望的是，除了清淡的草木之气，薰衣草的味道是哑的。徒有虚名的薰衣草大智若愚地沉默着，不肯把些许香氛赠送我们。微风吹过，它们不好意思地摇曳着，好像在祈请原谅。

没有香味的薰衣草，几乎让人怀疑它们的真实身份。有几个人说，也许，这不过是紫苜蓿的变种吧，咱们自作多情了。

揣着疑团回到车上，问过了当地籍的司机，才知道这千真万确就是大名鼎鼎的薰衣草，才知道真正的薰衣草在没有提炼出精油之前，是不香的。于是就想再回头看一眼沉默的薰衣草，可惜起伏的山峦已遮挡住它们紫色的侧影。

长久地挂念着薰衣草，看到紫色就想起了它，它成了紫色的形象大使。某一天早晨，我在自由市场采买蔬果，看到一个老汉蹲在角落里叫卖杂物，面前堆放着一些深绿色的小塑料袋子。我问他，这是什么呀？他说，薰衣草啊。

透明袋子里的黛绿色的草末，好像未晾干的烟叶。我疑惑地问，这是薰衣草吗？他缺了几颗牙的嘴巴不容置疑地说，是。

我说，薰衣草是紫蓝色的，到了您这儿怎么变绿了？

老汉说，薰衣草的花是紫蓝色的不假，但花要拿去提炼精油，精油多贵啊，一般人买不起。我这是薰衣草的叶子，和花的作用是一样的，只是力道弱点。你可以多买一些啊，用薰衣草的叶子做一个枕头吧，淡而清澈的香气，会让你做一个好梦。

缺牙老汉所说的“淡而清澈的香气”这句话打动了我。我不知道是他批发草叶的同时听到的这话，还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。因为这句话，我买了薰衣草的叶子。只是，它们的分量只够装进荷包悬挂在我的电脑旁，陪着我写这篇自序。

薰衣草有良好的药用功效，可以洁净身心平抑怒火，舒展经脉疗治创伤。国外有研究机构发现，如果公司要讨论一个非常棘手的话题，事先在会议室里洒上几滴薰衣草精油，气氛就会变得友善和谐，保不准一个统一的意见就此形成了……

我喜欢薰衣草的清静和舒缓，喜欢它低垂的花和朴素的茎干，喜欢它不事张扬的色泽和静禘般的安宁。希望自己的散文能学到一点薰衣草的风格——叶片在原野上自由自在，香氛在空气中若有若无。路过的人看到了，也许会张望几眼，喜欢的人看到了，也许走过之后还会回眸。

这套散文集，几乎收进了我自创作以来所有的散文作品，算是一网打尽颗粒归仓了。经过策划编辑于胭梅女士的精心整理，它们被分别收录到不同的分册中，“安居乐业”了。又好像一个披头散发步履匆匆的旅人，被巧手的理发师拾掇了一番，不再泥沙俱下蓬头垢面，对此我表示深深的感谢。

如果读过它们之后，一如洒在会议室的精油，让人们被快节奏舞动起来的火气稍稍平息，你比较地镇静和快活起来，我就欣慰万分了。转念一想，薰衣草精油是很昂贵的东西，不能太自不量力，自作多情了。那么，就期待它们如同乡下老汉手中的薰衣草碎叶，带给你一点点舒缓和清凉，做个好梦到天明吧。

毕淑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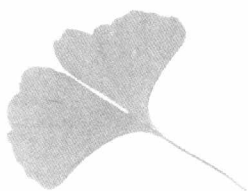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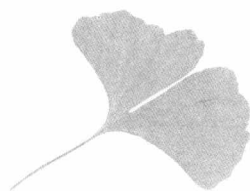
2008年7月7日

目 录

补天石 /1

转 /81

一厘米 /15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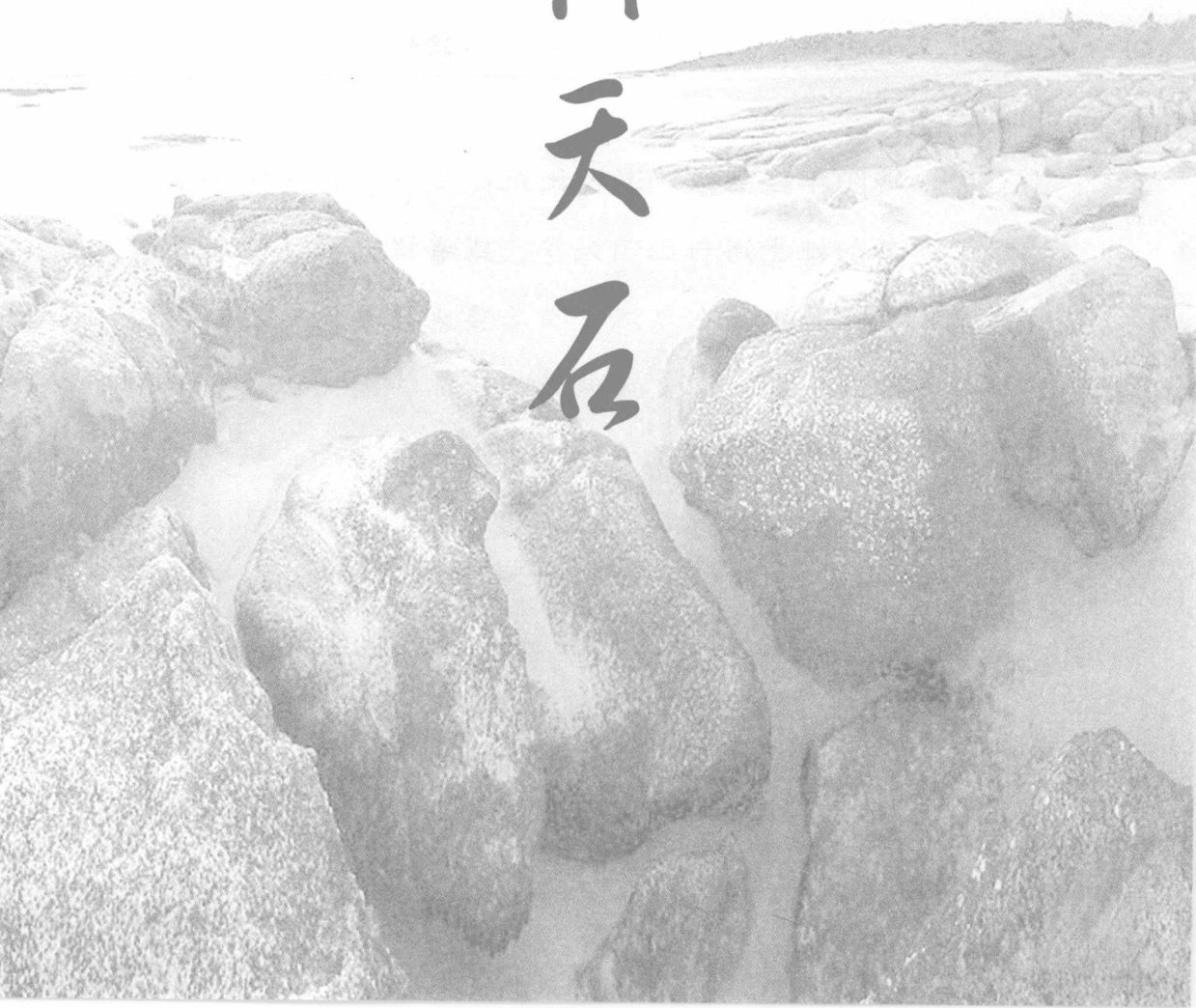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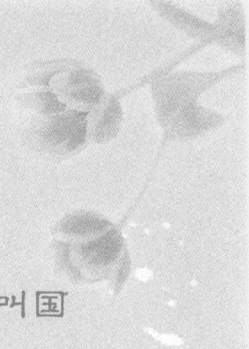
生生不已 /169

预约死亡 /215

编后记 让快乐滋养我们的心 /275

补天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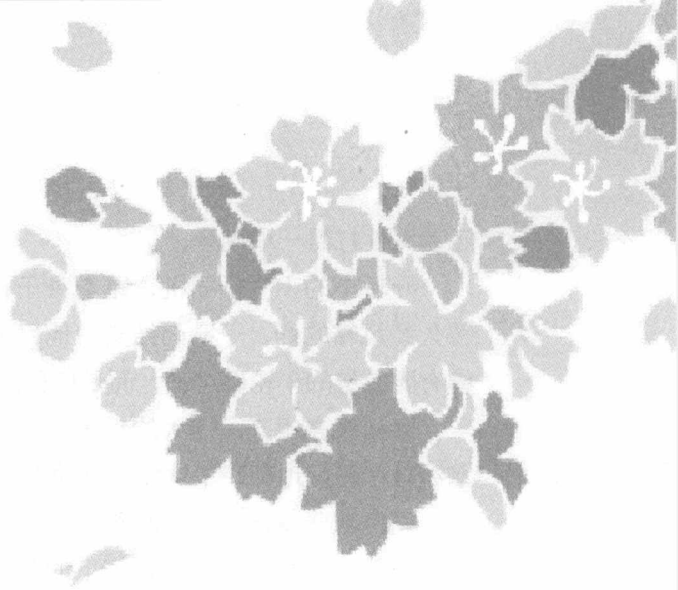


在这一瞬间，朱端阳忽地明白了——什么叫国

土！国土不是土，而是一条线。一条看不见摸不着而又无时无刻不在的线！两个种族，两种社会，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度，被它从天到地刀剥斧劈般地割裂开了。在这条线的两侧，扼守着各自的军人。山是一样的山，水是一样的水，天是一样的蓝，风从这边刮到那边。唯有人不一样。他们成为各自国家的标志，屹立在这荒芜的土地上。

朱端阳年轻的心，激烈地跳动起来，热血像海浪般澎湃着。她觉得自己消失了，或者说升腾了。无论你个人多么渺小多么卑微，有着多少自身无法超越的缺憾，在这一瞬，你变得伟大而崇高，因为你代表着你的国家。个人消失了，被抽象成一种符号，被赋予一种常人无法得到的神圣使命。





补天石

山不高，还叫什么山！

昆仑山，是地球上最高的山峰之一。

一条蛛丝般纤细的公路，蜿蜒千余里，通往山顶的昆仑骑兵支队。

像古代结绳记事时挽的疙瘩，每隔数百公里，公路旁就有一簇房屋。那是兵站，供过往的军人住宿。

一辆草绿色的军用高原轿车，从半山腰的兵站开出，隐没在风雪之中。

兵站立刻将车上所载乘客的数目及车子出发的时间，通知给下一座兵站。

这是昆仑山的惯例。这不仅可以让下一座兵站提前安排好食宿，更重要的是，一旦超过预定时间，车辆仍未抵达，他们就应出去寻找。山高路险，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。

大雪就要封山，已经好多天没有车辆上山了。真叫人不可思议。

路极险。平原还只是初秋，上山的路却已冰雕玉琢。

封山是个可怕的字眼。它意味着昆仑山要同人间分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成为一座飘浮在半空中的独立雪国。尽管那人世并不怎么美好，

正为派性打得一塌糊涂。

开轿车的小个子司机，蹒着身子，裹在毛色污浊的皮大衣里，像一粒久经风霜的蛹，干瘪而结实。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路面，好像不是开着缠有防滑链的车轮碾过去，而是把积满冰凌的路咽进肚子。

路面银亮银亮，庞大的轿车驶过，竟不留一丝痕迹。车轮像穿上了溜冰鞋，轻盈地朝四下欢快地滑动着。

司机双臂僵直，顽强地操纵着方向盘。

突然，急转弯处冰雪覆盖下的路基，像饼干一样破碎了，右后轮一个打滑，然后不可遏制地泻落下去。

轿车的重心，飞快地向右后方倾斜。司机本能地将方向盘拧麻花似的向左打去，企图挽狂澜于既倒。然而，根本来不及了！墨绿色的车体，像一条活泼泼的大鱼，被一股巨大的力量，揪得昂起头来，摆出一种常态下绝对做不到的姿势，仄侧着半个身子，朝无边的渊薮坠去……

那辆车翻了。

翻车的一瞬，女兵班班长朱端阳回忆起来，实在是妙不可言。没有恐惧。恐惧都是旁观的人或当事人事后想象出来的。翻车之前，轿车已爬行到很高的海拔，缺氧像一床厚重的湿棉被，捂得人透不过气来，哪里还顾得上害怕。翻车的第一个感觉，是什么人用巨掌将她向车厢外侧扇去。她想：这样脑袋不是要撞上玻璃了？那该是很疼的吧！幸好，车窗也向外侧倒下去，永远同她保持着最初的距离。

其后的事情，朱端阳便记不清了：车厢里凡是没有固定的水壶、背包、汽油桶，在空中飞舞起来，随着车体迅速旋转。窗玻璃外忽是蓝得虚伪的天，忽是银亮的冰峰扑面而来，尖锐得要刺瞎你的双眼，那无穷无尽的白色，仿佛车不是在空中翻腾，而是在无底的雪国里航行……哗啦一声，玻璃撞在凸起的岩石上，粉碎成一把碎屑，弹片一样强有力地散开，深深楔进棉军衣、皮大衣、人的皮肤或是任何一样它碰上的物体。殷殷的血珠喷溅开来，留下奇形怪状的血迹。

坠落中的车厢，是一个空洞的音箱。粗大的防滑链与岩石相撞，发出钢铁样铿然的响声。凹凸不平的车顶与雪地相触，像巨大的鼓面蓦然

作响。呼啸的山风擦着窗玻璃尖锐的裂口，发出哨子一样的啸叫，随着翻滚变换着韵调，像一只呜咽的笛。

朱端阳的脑子一片空白，直到这时，她才意识到巨大的灾难降临了。来不及思考，也无法采取任何自救或他救的措施。唯一能做到的是，把身体蹇得紧紧的，两手死死握住能抓到的任何一样东西，把脑袋缩进肩膀……

没有人知道司机采取过什么措施。司机已经死了，死在方向盘和他的座椅之中，紧抵的方向盘，戳穿了他的胸。但他的脚，紧紧地踩在油门之上，也许他曾为挽救汽车，做过最后殊死的努力。也许，这完全是天意。在无数次翻车事故中，能落个全尸，便是极大的造化了。假如尸身坠入人力所无法企及的深渊，就只有永远地留在那里，慢慢风化，成为山的一部分了。

这一次翻车，应该感谢山势的极其陡险。唯有昆仑山，才有这种壁立千仞的悬崖。高原轿车从空中翻下，不知翻了几个跟头，竟然鬼使神差地落到了下面的公路之上。濒死的司机，不知是无意识的悸动，还是最后的责任感，踩动了油门。这辆已如同坟墓的轿车，犹如一头被从空中扔下的兔子，四脚着地后，疯狂地跛着脚向前……直到被坚硬的岩石挡住去路。

死一般地寂静。好像全车的人都死了。

山风撕裂着人们的耳鼓，各处的伤口，在短暂的麻木之后，火烧般地疼痛，像蜂刺一样蜇醒了活着的人。

朱端阳困难地从破损的车窗爬出来。门被攮得变了形，打不开了。手又被玻璃碴儿割破了，但只流了一点血，就停住了。严寒，是最好的止血剂。

冰冷的空气，迅速地使她清醒了。身上到处血迹斑斑，弄不清是自己的血，还是别人的血。朱端阳拼命活动自己的四肢，揉搓自己的耳朵鼻子，以证明它们是否还在。还好，都在。而且渐渐感到疼痛，这说明功能正常。

她这才有机会打量一下四周：冰峰雪岭一如既往，无动于衷地注视

着幸存者。唯有漂亮的高原轿车，变得叫人认不出来了。大片油漆被磕去，露出内层的铁锈红钢板，车像一只经过伪装的红绿相间的怪物。车前大灯可怕地凹陷进去，灯瓦却还闪闪发光，像死不瞑目的眼睛。前风挡玻璃被撞得粉碎，这是一种特制的玻璃，虽破碎却并不掉下碴子，像密集的冰凌聚在一起。中心偏左处，有几团艳红的血污，那是司机被方向盘挤压呕出的。

朱端阳感到刻骨铭心的恐惧。她刚从生与死的交界线上走回来。假如翻车中她被甩了出去，假如她被车厢内的重物撞得醒不过来，假如飞溅的玻璃崩进她的眼珠，假如她的胳膊和腿在某一特定角度上像麻杆一样被折断……

那这个世界上，就再没有此时此刻的朱端阳了！

在广袤的冰雪世界里，这个面目清秀、身材瘦小的女孩子，显得那样单薄渺小。

朱端阳想起了妈妈，想起了遥远而温暖的家。

旷野中响起一种奇怪的声音。它清脆得像玻璃折断，刺得人一阵阵心痛。这是朱端阳在哭。大声地毫无顾忌地痛哭，也很有韵致，恍忽听来，竟很像是放浪的笑。

幸存的女孩子们，抱成一团哭起来。她们全然忘记了自己是女兵。周围山谷发出轰轰的回响。

十几岁女孩子的眼泪，是一种奇怪的东西。所有的怯懦畏缩以至恐惧，都能溶解在那咸而苦的液体中，随着痛彻肺腑的哭泣，汇进昆仑山永恒的冰雪之中。

车上的男人们，默默地注视着同他们一起经历了死亡地狱的女孩子们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他们是搭车的，多是因故探亲超假或是刚出院的战士。

女兵们断续地停止了哭泣，聚光灯一样，把目光指向她们的班长。

噢！我还是班长呢！朱端阳悚然一惊，这才意识到自己肩上非同小可的责任。

她们是昆仑山上第一批女兵！